



提倡「還歸原始佛教」

一、什麼是原始佛教

原始佛教是釋迦牟尼佛創教和他的弟子相繼傳承時期的佛教，約為公元前六世紀到前五世紀。佛陀的說教最初是口傳的，沒有記錄，佛也未留下著作。當時爲了便於記憶，採取偈頌的形式，內容爲修多羅（「經」）和毗奈耶（「律」），後來編集爲由經、律、論組成的「三藏」。在經藏中近代學者認爲真正屬於佛陀的教說和最早的經典是「經集」、「如是語經」和「無問自說經」，其中也包括一些戒律的條文。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是四諦、十二支緣起、八正道和三法印等，而以四諦爲核心。講的是經驗世界的苦難和滅苦的方法。苦諦，指人生有生老病死等八苦，這是客觀的現實，誰也無法避免；集諦，或稱因諦，指產生痛苦

的原因；滅諦，指痛苦的消滅；道諦，指滅苦的方法。佛經所說的道理非常多，其實都是圍繞四聖諦而討論的。四諦源於佛的自證，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證明他已做到四諦所要達到的要求——苦已明，集已斷，滅已證，道已修。所以說：「日可令冷，月可令暖，佛說四諦，不可令異。」四聖諦所依據的根本原理則是緣起論。佛教所有的教義都是從緣起論這個源泉流出來的。「中阿含經」卷四十七載：「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說明一切事物或一切現象的生起，都是由相待（相對）的互存關係和條件決定的；離開關係和條件，就不能生起任何事物或現象。按一般解釋，因緣就是關係和條件。在佛陀時代的各教派中，緣起論是佛教所特有的。佛經中闡述緣起可歸納爲這樣四個重要論點：一、無造物主；二、無我；三、無常

蔡惠明

；四、因果相續。四個論點實際上只是兩個論點——無常和無我。「無常」就是生滅相續，它包括了「因果相續」的意義。「無我」就是沒有主宰，既沒有一身的主宰，也沒有宇宙萬物的主宰。「無造物主」的意義也就包含在內了。「緣起論」是四諦中的集諦，佛陀以大智大悲依緣起論「此生故彼生」顯示無常生滅的世間流轉因果律；又依緣起論「此滅故彼滅」顯示不生不滅的還滅因果律，普令眾生依聞、思、修不離世俗諦，而得悟入此遠離二邊的中道第一義。八正道是四諦中的道諦，以正見為先導，正定為目的，屬於三乘共修的、能斷生死根源的解脫之法。但由於二乘因厭離心切，無大悲心，視三界似牢獄，急求解脫。不若菩薩得無生法忍，而能忍不證，從容中道，直趨無上菩提。實乃願行不同，致修持途徑及果德成就大異。

原始佛教又從緣起論出發，提出的「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學說，就是鑒別正邪的「三法印」。後人把原始佛教的修持實踐，概括為戒、定、慧三學、慈悲喜捨四無量心以及四念處、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等三十七菩提法。佛陀住世時創立的僧團制度，有組織地領導僧伽過學修的集體生活，這是當時婆羅門教所沒有的。釋尊還反對婆羅門教四種姓的不平等制度，允許各個種姓賤民參加僧團，如「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四載：「有四姓，云何為四？刹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弟子。」被稱為「持律第一」的優婆塞，據「佛本行經集、優婆塞因緣品」載：他是「古印度迦毗羅衛國人，屬首陀羅種姓。」他還是理髮師出身呢。此外，原始佛教教團中還容納過在家生活的善男信女，稱為優婆塞、優婆夷或在家二眾。可見佛陀的聲聞弟子並非限於出家，也包含在家。

二、「大乘」與「小乘」的由來

印順老法師在他的「佛法概論·自序」中寫道：

「關於佛法，我從聖龍樹的『中觀論』，得一深確的信解：佛法的如實相，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緣起中道，是佛法究竟的唯一正見，所以『阿含經』是三乘共依的聖典。當然，『阿含經』義是不能照着偏執者——否認大乘的小乘者，離開小乘的大乘者的見地來解說的。從佛法一味，大小異解的觀點去觀察，對菩薩行的慈悲，利他積極性等，也有所理會。深深的覺得：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份表達釋尊的真諦的。大乘的應運而盛行，雖帶來新的方便適應，「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但大乘的真精神，是能「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的，確有它的獨到的長處！佛法的流行人間，不能沒有方便適應，但不能刻舟求劍停滯於古代的。」

產生和流傳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大致可分為這樣四個歷史階段：

一、原始佛教時期 佛陀時代所說的教法，內容和特色是：「破除神權與階級制，祭祀與咒法，把人類的合理生活，確立於社會關係，彼此應盡義務上，顯出了『人間佛教』的特色」；「釋尊是現觀緣起而成佛的。釋尊依緣起說法，弟子也就依緣起（或四諦）而得到解脫。……依緣起（或四諦）而修行的在家或出家的佛弟子，次第進修，到達究竟解脫境地，分為四階，也就是四聖果」；「佛法不是重信仰的、他力的、神秘的，也不是學問的，而是重現實人生著手的正道，從正道的修行中得到解脫。」（以上引自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二、部派佛教時期 公元前四世紀左右，佛教僧團因傳承和見解不同，發生分裂，形成上座部和大眾部。部派佛教諍論的主

要問題，訶黎跋摩在「成實論」中曾概括爲「十論」，就是二世有無？一切有無？中陰有無？頓悟或漸悟？羅漢是否有退？（隨眠（煩惱）與心是否相應？未受根業是否存在？佛是否在僧數？有無人我等。對於這些問題各個部派都有不同的回答。上座部後來又分爲根本上座部和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的基本特徵是重視三藏中的論藏，也就是着重佛教理論問題的闡述。大家部崇信超越的、神化的佛陀，特別提出「一心相續說」和「心性本淨」說。部派佛教後來向大乘發展，從大家部向中觀派（空宗）發展，從上座部向經量部發展，進而向瑜伽行派（有宗）發展。

三、大乘佛教時期 公元一、二世紀間，大乘佛教逐漸興起。依「雜阿含經」說法，如實知緣起的法住智，是修道的必要歷程，決不能離世間的如實知，而能得涅槃智。但初期大乘不論利根、鈍根，初學、久學，都從甚深的空義入門，對於涅槃也有不同的見解。中期的大乘依「本生」的傳說，菩薩因而有天、鬼、與畜生的，天菩薩在佛經中出現，乃至勝過人間的聲聞賢聖，並在天上成佛。這樣就演變爲天上總比人間好，而佛出人間的佛法，被顛倒爲根器較差者的解脫之道。釋尊總是呵責煩惱，以煩惱爲生死之因，勸令弟子捨斷煩惱，以無漏智得解脫。大乘佛教則說煩惱即菩提，「菩薩不斷煩惱」，導致佛教內部發生「大乘非佛說」和「聲聞是小乘」的對立。在通俗化方面，原始佛教本來不造像，但由於雕像文化的發達和信衆的需求，佛像終於流行並取代了舍利塔的崇拜。後期的大乘佛教爲了方便攝引外道而宣說衆生本具如來藏，導致一般人神佛莫辨，對後世的佛教影響深遠。初期大乘以一切法空爲了義，後期大乘則以一切法空爲究竟。初期大乘經說「法身無色」，後期大乘經則說「法身有色」。並對以「說一切空」爲代表的文殊加以呵責。這與文殊過去呵責

釋尊諸大弟子的作風如同一轍，恰恰相反，佛經中稱爲「聲聞弟子」是從「多聞聖弟子」，聞佛聲教而得名。由於一些傳統的部派，否定大乘是佛說。大乘者也就反斥他們爲「小乘」。這個名稱，南傳上座部從未承認，實際上含有輕慢與貶義。部派所重的阿毗達磨論，雖然在僧伽內部受到尊重，却無法通俗。能夠深入淺出向外弘揚的是持經譬喻師。北印度的持經譬喻師，以聲聞教法而含容攝菩薩精神，助長了北方大乘佛教的興盛。公元四、五世紀間，無著和世親造了很多論書，形成了瑜伽行派與龍樹的中觀並稱爲大乘的「二大正軌」。此後約二百五十年中，大乘佛教非常發達，中觀與瑜伽互相對抗，又都內部分化，結果都同流於真常唯心的秘密大乘。

四、大乘密教時期 公元六至七世紀，由婆羅門教演變的印度教在當時的社會和文化中逐漸取得了優勢，佛教在這種社會潮流影響下開始吸收印度教和民間信仰而逐步密教化，在南印度和德干高原以及東印度出現了金剛乘和易行乘等。前一時期的顯教中觀派和瑜伽行派逐漸融合起來作爲密教的世界觀繼續存在。密教的主要經典爲「大日經」、「金剛頂經」、「密集經」、「喜金剛經」、「勝樂輪經」、「時輪經」等。它以咒術、壇場、儀軌和各種神格信仰爲特徵。儀軌極爲複雜，對設壇、供養、誦咒、灌頂都有嚴格的規定，主張「三密相應」，就是手結印契（身密）、口誦真言（語密）、心作觀想（意密）。公元八至九世紀時，由於印度教興盛，佛教僧團日益衰敗，內部派系又紛爭不已，密教日趨式微。後來由於伊斯蘭教軍隊入侵，重要寺院被毀，僧衆星散，迄十三世紀初，終於一蹶不振而趨於滅亡。

從印度佛教發展史來看，佛陀時代的教法是沒有大小乘的，

大小乘是由後世分化、演變而形成的。美國羅無虛居士來函指出：「佛法的世間傳佈，滲入地區性本有信仰、文化背景、風俗習慣，是無可避免的。尤以中國自佛法西來，自立宗派，在當時可說是方便，但在目前情況而言，已不適合。」這一見解，與印順老法師所說是一致的。大乘與小乘主要是願行上的不同，果德上也大異。但從法性上說則是三乘共通的，不應造成人爲的對立。我國是北傳大乘佛教流行的國家，因受天台宗、賢首宗判「五時八教」、「五教十宗」的影響，把鹿苑時說成「從乳出酪」，將「阿含經」判爲「藏經」、「小教」。賢首宗的「五教」稱依四諦、十二支緣起說的「阿含經」爲「小乘經」，「四分律」爲「小乘律」，統稱「小乘教」。這一判教，在當時可說是一種方法，但從目前情況而言，確不適合。正如印順老法師所說，「方便是不能沒有的；方便適應，才能有利於佛法的弘佈。然方便過時而不再適應的，應有「正直捨方便」的精神，闡揚佛法的真義，應用有利人間，淨化人間的方便。」（「印度之佛教自序」）我們只是想撥正一個弦，並非對天台宗和賢首宗的傳統思想有所疑難。

三、提倡「還歸原始佛教」

美國羅無虛居士是提倡「還歸原始佛教」的積極支持者。他認爲正是由於中國北傳佛教的特殊情況，使世界上這個佛教信衆絕對數最多的國家，對「阿含經」接觸面較少，了解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也較膚淺，因此必須大力弘傳原始佛教，讓「阿含經」像埋在深山中的寶珠，發掘出來重現光芒，使廣大信衆深霑佛法的利益。無虛居士在來信中還指出：「鄙意弘揚原始佛教應以「雜阿含經」爲依據。因此經爲世界學者們普遍認爲係最古、最可靠由僧團結集（非部派撰述）的文獻，而又是無論南傳，北傳，

大小乘各宗派所公認（雖巴利文與梵文譯本畧有差異，然大致相同）。依此經而立論，自少無謂爭議。然「雜阿含經」由誦本錄成文字，已是佛滅後約三四百年之事。誦本出自說一切有部，又屬上座部（保守派）亦即堅持急求解脫的部派（後來被稱爲「小乘」（此名稱當時不存在）。雖然如此，但該經記錄忠實，對佛陀悲智的超越一切阿羅漢以及救世利他的精神等並不掩飾。把此等經文發掘出來闡揚，要比後起的大乘經論神化了、玄化了、自揚抑他的，反覺真實可貴。」因爲「雜阿含經」是一切事相應教。「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增一阿含經」是依不同意趣、不同組織而集成的，但其根本法義不外乎「一切事相應教。」（見「瑜伽論攝事分」）

還歸就是返回的意思。從原始佛教發展到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大乘密教。印度佛教經歷了一個興亡的過程，現在又回到原來的起點。我國傳入的原來是大乘佛教，又實現了中國化，應該填補所遺漏的空白。提倡還歸原始佛教更可促進南傳北傳的交流和融合，實現世界佛教的大團結，因此是當務之急！

（完）

更正

二〇三及二〇四期「關於順治皇帝出家問題」文中，明末清初高僧苾芻溪行森（或作苾芻溪森），誤植「苾」字，合更正並向讀者作者致歉。

編輯室